

诗心·歌语

电线(外一首)

晓雨花石

一只黄尾雀
——电线上悠哉悠哉

就想起老家门前
五斗田里农忙双抢
就想起
那根黑色的
橡胶皮电线
那根
在水稻田里“嗤嗤……”冒烟的电线——
四叔脸色惨白、全身抽搐
就想起
兄弟们以洪荒之力——
生生扯断想吃人的黑电线
四叔说自己死了10亿脑细胞
父亲默然无言,右大腿新长
一坨紫色疤痕

一只黄尾雀
——电线上悠哉悠哉
就想起30年前
无锡古运河忙碌
河边军用电线杆黑漆漆的
两对铜线、铁线
万马千军横渡长江
半弧形脚扣两只,老虎钳一把
十米天空保险带逾期——
黄迷彩和我幻化一面风箏
千钧一发之际
一根铜线伸出援手……

一只黄尾雀
——电线上悠哉悠哉
四叔和我均如愿
军校恍如昨天

灯焰

汨汨涌出乳汁白
穿透层层黑,扑面而来的真诚

轻柔、交替,环抱水,以坚定意志
实现拥抱的夙愿

像极母亲温润的双手,不停
摩挲身旁的孩子

暗合相偎的情侣
夜幕下,西区草坪歌舞祥和

又想起新安江大坝九孔出水和
紫金滩农夫山泉汨汨流淌——

宛若正奔赴国防线而去的又一批青年
从容,热烈,义无反顾

像一道道接续奋进的火炬——
今夜,我依着信安湖暗处

以感恩之心
传递所有闪闪发光的事物

晨

慕子

晨雾在水边浮着
淡蓝,低垂
未醒的湖水,比镜子更诚实
蛛网悬着银光
预告风的行踪
草尖把夜垂成珠,光正在涌进来
世界溢出蜜
此刻我渐渐察觉,光有了分量

流金岁月

野谜

吴悠

在老家,乡亲们将代代相传的谜语称为“野谜”,大概是要和印在书上的谜语作区别。这些谜语充满乡野气息,如花朵般有形有色,又如露珠般可掬可感,极鲜活地钻进孩子们心间。大伙将出谜猜谜的游戏称为“打野谜”,奶奶是村中最会“打野谜”的人之一。

暑气冲天的夏夜,诸事忙完,儿孙们围着奶奶坐在院中,一边乘凉一边听她闲聊,家族旧事、村庄典故、神怪传说……年幼的我听得入迷,常常连鼻涕滑到嘴上也未察觉。奶奶便转了话题,说要打个“野谜”让我们猜。她随口就来,“两只江北狗,溜到家门口,请来五兄弟,抓了它就走。”我们面面相觑时,奶奶掏出手帕为我擦去鼻涕,几个孩子立时恍然大悟。顺着话题,奶奶和我们继续打“野谜”。

“金钱山上有个老人家,无手无脚会咬人家”(谜底:荆棘),“金钱山中有个红扁桶,打得开合不拢”(谜底:金樱子之类的野果)……奶奶指着不远处那座叫“金钱山”的小山说出一个个谜面让我们猜。我常一边思忖一边对着小山发呆,总觉此山真神奇,能生长出这些千姿百态的谜语。后来在学校和同学玩猜谜游戏,我才知道各村的“野谜”都有相同的

特点,会将本村标志性地点作为谜面的一个要素。

奶奶脑中所藏“野谜”颇多,农具家什、花草鸟兽、自然景观、生活琐事……仿佛万事万物皆可入谜。她能讲的故事更多,常会将故事和谜语融在一块,让谜面成为故事的一部分。奶奶喜欢讲她的身世。她的老家在江西,自小随父亲流落到此,十三岁便成为童养媳。她将自己比作“金枝玉叶山上飘,流落人间冷水浇。为了收得一把米,让人绳索捆在腰”的粽子。随着爷爷家道日渐中落,她更是吃尽生活的苦。忆及自己和父亲穿着草鞋挑木炭去城里换钱的景况时,“小时青青老来黄,拷打成双作旱船。送君千里终有别,去旧迎新抛路旁”(谜底:草鞋);讲到冬夜一家人只有一床破棉被时,“平平山上一块板,这边拖来那边喊”(谜底:被子)……她幽默带泪的述说中尽现生活的不易。可是,再苦再难,她终是用双手养大了爸爸、叔叔一大群孩子。当她让我们猜“生在深山是圆家伙,死在凡间是扁家伙,放倒是个直家伙,发起威来是个弯家伙”时,眼里透着刚毅,就如谜底扁担那般,腰杆再弯也担着生活的重压。

听着奶奶这些泛着酸苦的故

事和“野谜”时,我也对她“野谜”般的身世充满好奇。从未读过一天书,这些长长短短的故事和俗而不庸的谜语,是怎样印入她的脑海的?一辈子柔弱地藏爷爷威严里的她,怎么会成为村里唯一抽烟的女性?只是我那时太小,无法从她零零碎碎的叙述中完整地串起她的人生。我更多感受到的是她对我的宠爱。我是家中长孙,又在中秋节那夜出生,在几个孙辈中读书成绩最好。她认为我“八月十五子时”的出生时辰同戏文里的某位主角相同,以后也能如他般光宗耀祖。于是,她总会给我讲些戏文里贫穷人家孩子读书中举的故事,时时叮嘱我要好好学习,甚至那些与学识有关的“野谜”也只说给我听,像“四方城里百万兵,分开上下两队清。上边兵强一当五,下边兵多听号令”(谜底:算盘),“长短厚薄一块糕,里面芝麻千千万。处处要从嘴边过,有它一世吃不光”(谜底:书本)之类。

随着奶奶离世,随着离开故乡日子渐长,那些浓缩了奶奶和乡亲们生活观察和人生思考的“野谜”,已悄然消逝在时光的缝隙间。当我此刻努力地怀想时,发现它们已如梦般零零碎碎地散在心间,只留淡淡忧伤和点点温情。



清流

李昊天 摄

城市·笔记

趁世界还没被晒醒

陈馥清

手一把小扇子,一边聊着家常,一边给自家娃儿扇风赶虫。

回到小区,正好碰上遛鸟的张大爷。他提着鸟笼往外走。小区南边那片竹园,是鸟儿们晨练的“歌剧院”。小区路上,有人在快跑,有人在慢走。

童年时的玉米地,忽然闪回在我的脑海中。那时,天刚蒙蒙亮,母亲就催我们起床,“趁早凉,下地去!”玉米叶子划拉在我腿上,留下一道道红印子。挥动小锹放倒玉米秆时,那股裹挟着泥土腥气的青甜汁液味道,是记忆里最原始的香气。衣衫湿透,分

不清是汗水还是露水。待到日头毒辣时,我们已在树荫下啃着刚摘的黄瓜。

此刻,阳光开始炙烤路面。我将买回的蔬菜塞进冰箱。窗台上,茉莉的新蕊悄然吐露芬芳。夏天最好的光景,都藏在世界将醒未醒的晨光里,藏在菜篮里的潮气中,漾在婴儿糯软的笑声里,隐匿于每一个从容不迫的生活细节中。

农人趁凉劳作,是与天地同频的智慧;城里人晨起活动,又何尝不是对自然的皈依?在这个依赖空调的时代,我们依然渴望与晨曦相拥。